



萊茵河特派員

威利·布萊德爾著

03327
404234

271027

萊茵河特派員

[德]威利·布萊德爾著

商志秀 蔣宗德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Willi Brodel
Der Kommissar am Rhein

本書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0 年版本譯出

萊茵河特派員

原著者 [德] 威利·布萊德爾
翻譯者 商志秀 蔣宗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5 3/8 字數：100,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7,000 册

統一書号：10078·1413

定价：(八) 0.44 元

TSUITS

內 容 提 要

这个短篇小说集包括三个短篇。作者根据历史资料描写了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几件历史事实和故事。

《年青的长矛汉馬賽尔》是描写一个勇敢的少年为了追捕一个曾刺伤他的反革命贵族，千辛万苦地参了军，最后终于抓住了这个暗藏的敌人。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法国人民当时敌视同仇的对敌斗争。《山岳派的敌人》揭露了当时反革命的吉倫特派阴谋活动，细致地描写了“人民之友”馬拉被刺的经过，和人民对他的热爱。《萊茵河特派員》以特派員圣·育斯特为中心，描写了一七九四年間共和国军队如何以劣势的兵力英勇地击败了占有优势兵力的普魯士侵略軍，扭轉了战局。作者生动地刻划了这位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之一圣·育斯特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果斷，和他对革命的无限忠誠。

作者序

我們德國青年對於一七八九年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不論在歷史文獻或是在文藝作品中，還很少讀到過客觀的敘述。教科書一般只限於描寫所謂實行恐怖統治的政客們的所謂暴行，企圖引起讀者們去同情那些“可憐的被迫害者”，那些把法國拖到深淵邊緣上而被剝奪了政權的貴族王爺們。

在人民獲得勝利以後，法國制憲會議莊嚴通過的《人權宣言》中這樣說過：

“人類生來就是自由平等的，並且還要保持自由平等。每一個政治集團的目的是維護人類天然和永恆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雖然那時候德國最優秀和最進步的知識分子的代表者懷着興奮的心情歡迎萊茵河彼岸偉大的人民起義，可是德國的反動勢力正同其他國家的情況一樣，對於革命的法國人民，却只是懷着惡毒的仇視。

隨着資產階級的日益腐化，歪曲和誹謗也是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因為富有的資產階級早就害怕工人階級也會走上革命的道路，來消滅資本主義，終於真正地保障人民的權利。

我們德國青年終究有必要了解不受反动派歪曲的客觀的歷史。這不僅指我們德國人民自己的，而且也指其他國家人民的歷史。

后面的三個短篇小說希望有助於上述目的，並希望能供研究十八世紀末叶社會變革的參考。

在一九四〇年發表這幾篇歷史小說的初版序言中，我曾經在最後几句這樣寫道：

“一切資本主義政權最強大和最懼怕的敵人是自己的人民。法國今天的雅各賓派，她的人民的救星和解放者，正在巴士底監獄里。被剝奪了權利的人民是被剝奪了政權的人民。可是，改變世界面貌的，正是天賦予自由的人民。”

威利·布萊德爾

一九四六年六月于什威林

目 次

作者序	111
-----	-----

年青的长褲汉馬賽尔	1
-----------	---

山岳派的敌人	57
--------	----

萊茵河特派員	110
--------	-----

年青的长褊汉^①馬賽尔

黄昏时，巴黎市政府議会的議員讓·莫尼埃从市政厅走出来的时候，他派他的大儿子到区的委員們那里去。“快跑，孩子。”他說，“为的及时通知公民們。这次也准你一同去。”說着馬賽尔就跑走了。他是个瘦长的小伙子，十五岁的年紀长得挺高。

暮色懶散地爬上屋頂。白天曾經热得要命。烈日把狹巷里的空气化为一种閃爍的活的云霧，充滿无数的微生物。人們呼吸困难，眼睛疼痛。白天大家都打开門窗，因为屋子里的炎熱更加难以忍受。可是还未等到黑暗和涼爽舒適的夜晚来临，大家就把窗子关上，大門拴牢了。一七九二这一年的八月之夜是危險的；刺客到处出沒，他們自称是国王的复仇者，人民的敌人。自从攻破了巴士底監獄，^②已經过了三年了。人民为自由而遭受了欺騙。富商联合了貴族和教士反对人民。在南茜和万森的枪杀，在阿維农羅馬教皇貴族的絞架，在巴黎馬斯廣場的屠杀，这都是反动势力得到胜利的血腥标志。貴族和教士不仅用子彈射击人民，他們也用金錢收买人民的代表。米拉波就已經为他們效劳了。为

了金錢，他把人民用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的鮮血爭取到的自由和权利出賣給朝廷和貴族，可是象馬拉^①这样受人民愛戴的人都不得不逃亡，过着隱蔽的生活；对那些用金錢收买不了的人，朝廷就以獎金懸賞他們的头顱。

如今人民在巴黎市政府的领导下重整旗鼓，攻打了杜伊勒里王宮，^②把国王作为俘虏投进了監獄，当爱国人士在流血牺牲的时候，他却在国民大会的庇护下，躲在一間隱匿的小房子里安安稳稳地啃小鷄呢。这期间貴族們在希望进军巴黎的普魯士和奥国的军队获胜。他們企图利用暴动和暗杀在巴黎引起恐怖，来瘫痪人民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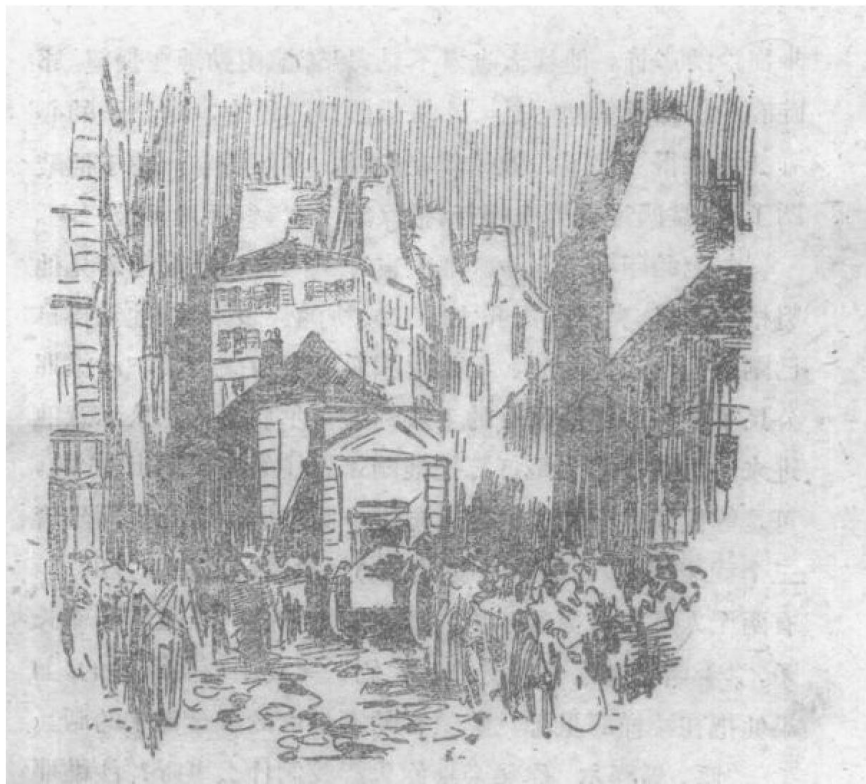
街巷安安靜靜。只有少数的市民站在他們家門口。馬

①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 最流行的称呼。人們把穿长褲的人叫做长褲汉，以別于貴族和富有的資產者，因为当时的貴族及資產者都穿短褲和絲袜子。长褲汉这个名称（法語原意是不穿短褲的人）是革命的敌人所起的，带有輕蔑的意味。但是人民大众却以这个名称而感到驕傲。

② 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巴黎的城堡，同时也是国家的監獄。1789年7月14日由于人民起义而被搗毀，这次起义奠定了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础。自1880年起，把搗毀巴士底監獄的这一天定为法国国庆紀念日。

③ 讓·保羅·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領袖之一，热情的革命宣揚者，科学家和政論家，职业为医生。他在《人民之友》报中坚持不懈地揭露反革命的阴谋，1793年7月13日为接近吉倫特派派的夏洛德·高黛刺杀。

④ 巴黎旧日的王宮，十六世紀建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大会所在地。1871年在凡尔賽軍与巴黎公社軍队作战时被焚毀。



賽尔赶快地走着。八点鐘以后就不許人在街上走了。他还差两个公民沒有通知，沙維耶师傅和織工布左尔。馬賽尔跑进一个通向后院的又狭又暗的拱道。在这里最末第二幢房子的三楼上就住着印刷工人沙維耶，大家都叫他沙維耶师傅，并且巴黎全城人都知道他是格拉維利埃区的旗手。除了父亲之外，馬賽尔在所有人当中最欽佩的是沙維耶师傅。

当他踏进楼梯間的时候，他好象听到有飞快的脚步声跑过。他想看穿楼梯口的黑暗。他被恐惧驅使着奔上陡直的本扶梯，一口气上了三层楼。等他到了老沙維耶的門前，才站住了喘息着，又倾听。而他好象又一次听见下面有脚

步拖踏的声音。他什么也看不见，尽管他使劲地在张望。那陡直的扶梯只让他看见一小块进门口的地方。这孩子的心扑扑地跳得更快了。他站着在发抖，并倾听着。终于他敲门了。但是门没有马上打开，他又敲一次，急促地连敲三次。

年老的印刷工人沙維耶亲自开了门。当馬賽尔看见他魁梧的体格，爽朗的面孔上一双愉快的大眼睛时，他觉得自己刚才害怕未免羞耻，于是狼狽而欣幸地微笑笑。沙維耶公民不吱声地把他沉重的手放到馬賽尔肩上，点头示意他进来。这孩子本来是打算把他刚才忍住的害怕讲出来的，可是等他同这个和气的老人走进一间小房，看见里面坐着三个武装的男人，他这时就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害怕过的了。有两个人腰带里佩着手枪，那第三个在膝盖上放着一支长矛，靠着窗子还摆了两支枪。他们一定要当面笑话他的，如果他把在楼梯间里听见莫须有的脚步声的事讲出来的话。

“唔，馬賽尔，你父亲让你告诉我们什么事呀？”沙維耶师傅又坐回桌旁在问。

“沙維耶公民，我只能对您讲。”

“我的好孩子，”印刷工人回答说，“这是我最好的同伴，可靠的爱国者。”

“沙維耶公民，要叫四百个武装公民今晚十二点钟在圣·尼古拉教堂里集合。”

“四百？今晚？”

“是的，沙維耶公民。”

“为什么四百人？”

“我不知道。父亲说，区里每个下级委员必须带廿五个

人来，不要再多。”

“对，这算起来有四百人。”老人轉向他的同伴說，“只要四百人？这是什么緣故呢？……唔，既是市政府下的命令就是了。我們要挑选最精干的人。”

馬賽尔望着其中一个公民所佩的手枪，它有一个鑲金屬的枪把，上面刻有各种符号……要准許佩一支手枪……我要弄支手枪来，他心里在幻想：那些当国王的往往有更漂亮的……如果我不能得到手枪，而首先只要有把劍，那我也知足了……他們无疑会看到，我多么懂得打仗……

“馬賽尔，你已經是一个象样的士兵了，”老人說，他从这孩子的眼睛里看出了他的心思，“你父亲該会对你滿意了。”

“我今晚上也去，”馬賽尔驕傲地回答。

“喔……？这是你父亲說的嗎？”印刷工人又惊讶地望望那三个一句話沒說的同伴……只要四百个武装的人……这孩子同去……有什么計劃呢？

“你还要通知其他人嗎？”

“是的，还有布左尔公民。”

“那么快去，孩子，他越早知道越好。”

馬賽尔剛进屋时所感到的一陣恐惧，他現在一点也不去想它了；他叮叮咚咚地跑下楼梯，脑海充滿勇敢的打算。要叫沙維耶师傅瞪眼吃惊，他准备显示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士兵。就在今晚，他要佩上一支手枪，比那几个公民的漂亮得多，——一支在战斗中夺来的……

他已經到了院子里，正朝那条黑暗的通道跑去，他快要跑到了那里，忽然从地上冒出一个黑色的形体擋住他的去

路。这孩子吓得直向后退。那形体不说一句话朝他走近了。馬賽尔想叫喊，但是叫不出。这时他转过身来想跑回到老沙維耶那里去。但他背后又站着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形体，他站在院子里的暮色之下，馬賽尔清楚地看见僧帽下的一张面孔，一张苍白有裂痕的面孔：一条长长的刀痕从鼻根一直拉到嘴角。馬賽尔吓得缩作一团，站在他背后的那个人一把攥住他的手腕。

“你到上面去干什么的呀？”脸上有刀痕的那个人低低问他。馬賽尔看见这张脸又讨厌又害怕。闭上了眼睛。敌人——这就是敌人！他脑子里一闪。他们穿着僧侣的长袍，戴着僧帽，他要是能把这些告诉给老沙維耶就好了。他扭动身子，手腕就痛。

“快说，你上去干什么的？”

父亲讲过，三个身穿法衣的男人昨夜刺杀了两个长袍汉。这两个一定是刺客……要是我象楼上的公民有支手枪……但是我还得要去通知那位委员……

“你不肯说么？小流氓？”

馬賽尔想要挣脱身，但是抓住他的那只手抓得更紧了。这时他飞快地弯了腰，对准那只手狠狠地咬了一口。他听见一声压低的喊叫，觉得手给放开了，猛一屈身就跌跌撞撞地向街上跑去。这时他感到背上被刺了一下，一跤跪倒在地，但又立刻爬了起来，继续前跑，他上了街，跑呀，跑呀……

他几乎跑过了織工布左尔住的那座房子。这时他才朝周围望了一下，气喘喘地上气不接下气。没有人跟踪他，街上也看不到人影。他的左肩象麻痹了一样，当他抚摸它时，

一陣劇烈的疼痛使全身在抽搐……他們不是教師，只不過穿上了這麼一身衣服。他們是貴族，一定是刺殺那兩個長襪漢的凶手……他們准也想殺死我……他們几乎成功了……馬賽爾完全昏昏沉沉了；他差點兒就送了命，但是終於逃脫了！……

愛米爾·布左爾住在一層樓。樓梯口就緊靠街。馬賽爾一步步登上樓梯。他渾身感到特別軟弱，頭暈、心作嘔……他好吃力地才登上了第一層樓，兩手使勁地敲着房門。

布左爾太太來開了門，她是一個很胖的矮婦人，馬賽爾望着她，認識她，他張開了嘴，可是這時這個婦人開始在他眼前左右搖晃起來，她變得更胖了，愈來愈胖了，最後化成模模糊糊的一團……

這婦人喊叫了起來，當這孩子倒在門坎上；她把她男人喊了來。

“是莫尼埃的兒子，”跑過來的布左爾叫着說。他把這孩子抱起來，走進屋裏去。

肩膀上劇烈的疼痛使馬賽爾醒過來了。布左爾公民放下他正壓住了他受傷的一邊，馬賽爾呻吟着翻來復去。“布左爾公民，”他竭盡全力地低語着。“今天夜里，十二點鐘……在聖·尼古拉教堂……四百個公民，武裝的……武裝的……”

布左爾聽不懂這些話連貫的意思，他把這些話和孩子的不幸連系了起來。這時他才看見血從馬賽爾的上衣滲出來。

“安娜，”他吓得叫起来，“快拿点热水来，这孩子受伤了。”

受伤了——馬賽尔听見說。这是他們干的，他們有匕首……是那个有一張可怕的面孔的人干的……受伤了……他失去了知覺。

二

濃密的热霧籠罩着城里的大街小巷，先是暗灰色，但是等太阳一照射，就变成血紅色了。穿过这霧气，有一长列队伍在行进，走在前头的，是馬賽尔的父亲，他腰里佩着一把劍，肩上扛着一支枪。但是他沒有穿上那条有条紋的长到脚拐的褲子，那条褲子的左膝給母亲用方格子的布补上了一块大补釘；他出乎意料地穿了一条褐色的褲子，那是織工布左尔的。他头上也戴了一顶雅各宾派^①的紅帽子，馬賽尔从沒有見過他戴这样的帽子，沙維耶师傅愛戴頂这样的帽子，父亲却喜欢光着头走路的。紧跟在父亲后面是沙維耶师傅，他頭頂上飄揚着一面藍白紅三色的大旗。接着是四个男人排成一排跟在后面，三个是曾在老印刷工人沙維耶家里坐过的公民，还有馬賽尔。果然不錯，馬賽尔走在队伍的第一行，肩帶挂着一把有金属柄和大彈簧枪栓的手

① 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員。雅各宾俱乐部是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它是由第三等級議員俱乐部产生出来的，当时这些議員都聚集在原来的圣雅各布修道院（雅各宾俱乐部由此得名）。在雅各宾派專政时期，整个法国約有三千个支部。



枪……随后是一群望不到尽头的男人，一支大軍。他們不出聲地行進着，走得越近，那紅色的霧氣就消散得越多。一幢幢的房屋已經看得出來了，一段街道，一塊天空……這些男人行進着，行進着，這真是愉快的事，這樣行進着……

從地平綫上滾過來一堵黑牆。它迅速地滾近了，同時在升高；當它差不多挨近這支在行進的隊伍時，已升得高出房屋了。它已經遮住了亮光，不久它一定會闖進這座城市和這支隊伍里來的……

馬賽爾吓出一身冷汗來。他感到一陣陣驚恐。他喊叫起來，伸手去抓手槍……

父亲这时转过身来，面带笑容。馬賽尔听见他問：“孩子，你怕嗎？”不，不，他并不害怕；他还是公社的一个士兵呢。而且父亲在他身旁，还有沙維耶师傅和格拉維利埃区的四百个人。他勇敢地走向那堵黑墙——又害怕地向后退：那张苍白有刀痕的面孔，那张有血紅的伤疤的面孔！那张面孔歪扭着，露出一双有拳头大的可怕的眼睛，一张咧开的大嘴。在那张面孔后面冒出第二张，第三张面孔，到处都冒出被血痕扯裂的苍白面孔。馬賽尔想要喊叫，叫父亲，叫沙維耶师傅；但是他脖子被卡住了。他闭上眼睛就跑呀，跑呀；感到身上挨了无数下刀刺，他睁开眼睛，失去了支持力，倒下去……倒下去……倒下去了……

許多人圍着馬賽尔睡的那張床，在脚头站着父亲。馬賽尔听见他說：“靜一靜，他醒了。”一块湿手巾在揩他的嘴和眼睛。他想翻翻身，但是翻不动。馬賽尔的視線溜过父亲身边，認出他的妹妹們，小格尔維莎，还有更小的克劳德和爱米拉。她們的臉上露出惊恐和充滿忧虑的神色，但同时也帶有驚訝。馬賽尔感到滿意。他受伤了，現在她們在为他焦急，也在敬佩他。

讓·莫尼埃問一位弯身向着馬賽尔的陌生人：“医生，我們救得了他嗎？”

医生的目光望着孩子，头也不抬地回答：“我們希望……”

莫尼埃太太用那块替孩子揩汗的毛巾擦擦自己的額头和头发。她的面孔上並沒有眼淚，她望着丈夫，他回避她的目光，在招呼孩子，把她們从床边推开。